



點評金庸之

江湖手冊

施愛東 著

金庸武俠小說的最大特色，正如劉再復教授所說，是在於作者「將非現實的武俠題材同探索人性結合起來，於無處可尋的江湖看出社會」。施愛東先生在本書《點評金庸之江湖手冊》中對此作了深刻的剖析，使我們從波譎雲詭的江湖世界及其層出不窮無所不用其極兇殘冷酷的爭鬥中看到人性醜惡的一面，使我們加深了對社會對人性的認識和教訓。可以說，這是一部頗值得我們細讀的書。

奇 新

談 知

怪 舊

論 文

笑 縱

傲 論

江 武

湖 俠



點評金庸之

江湖手冊

施愛東 著



金庸研究系列

總策劃：王榮文、潘耀明

執行策劃：彭潔明、曾慶慈

點評金庸之江湖手冊

作者：施愛東

責任編輯：林起、馮梓

美術設計：唐壽南、李錦興

出版：明窗出版社有限公司

發行：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香港柴灣嘉業街 18 號

明報工業中心 A 座 15 樓

網址：<http://www.mingpao.com/mpp/>

E-mail: mpp@mingpao.com

電話：2595 3215 傳真：2898 2646

新加坡總代理

——商務印書館新加坡分館

版次：二〇〇一年二月初版

ISBN：962-227-514-9

承印：亨泰印刷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金庸研究》總序



潘耀明

「書卷乃養心第一妙物。閑適無事之，鎮日不觀書，則起居出入，身心無所棲泊，耳目無所安頓，勢必心意顛倒，妄想生嗔，處逆境不樂，處順境亦不樂。」（清·張英《聰訓齋語》）

金庸的新派武俠小說無疑是「養心第一妙物」。失意時，一卷在手，渾然忘憂；得意時閱讀，名利得失也可置之度外。

較早期的金庸作品的讀者羣主要是小市民。他的幾部暢銷武俠小說如《射鵬英雄傳》、《神鵬俠侶》均在以小市民為對象的報紙刊載，《射鵬》在當年香港《商報》登載（該報讀者均以工廠工人、小白領為主），《神鵬》在金庸創辦的

《明報》刊載，甫創刊的《明報》也是以小報形式出現，對象也是小市民。

金庸作品的讀者羣發展到後來，讀者層次不斷提升，逐漸為文化教育高的中產階級所接受，包括專業人士、文化人，後者更包括大學教授、著名學者。最早公開表示對金庸作品的重視和讚賞，在台灣有夏濟安教授，香港有林以亮先生及旅美華人文學評論家陳世驥等等。此後，海內外的學者自稱是「金庸迷」的，大不乏人。

金庸作品之為學人所接受，主要是金庸作品為知識分子的苦悶生活打開一條新路，金庸小說與中國傳統的世俗小說有繼承的關係；此外，金庸典雅的古典白話文及中國濃厚的文化因素，也是為知識界所喜愛的。照北大教授陳平原先生的話是「他把儒釋道，琴棋書等中國傳統文化通俗化了，所以金庸小說可以作為中國文化的入門書來讀。」陳世驥曾寫道：金庸武俠小說「可與元劇之異軍突起相比，既表天才，亦關世運，所不同者今世獨見此一人。」

另一個金學專家，中國新派武俠小說研究學會會長馮其庸說：「金庸小說的情節結構，是非常具有創造性的。我敢說：在古往今來的小說結構上，金庸達到

了登峰造極的境界。」

以上兩位學者評價是極高的，特別是近十年來，金庸作品已由原來的市井文學，堂堂正正進入了學術殿堂了。

北大教授陳平原，早於一九九〇年便開設了以金庸小說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專題課。北大錢理羣教授甚至進一步指出：從雅俗文學發展脈絡的角度，金庸有可能與魯迅呈雙峰並立之勢，北大的重視金庸作品，可見一斑。在北大開「金庸熱」的同時，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王一川主編《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學大師文庫·小說卷》將金庸列於魯迅、沈從文、巴金之後，老舍、郁達夫、王蒙之前，排名第四，大反中國大陸文壇排資論輩常態，把過去被目為流行文學的武俠小說與嚴肅文學大師並列，這真是破天荒第一遭。

近年海峽的兩岸三邊學術機構對金庸的作品也紛紛表示關注，並出現一批研究金庸作品的專家學者，而且關於「金學」的研究方興未艾。

正如台灣出版人王榮文所說：「這些研究金庸作品的作品，非但是百家爭鳴、各有論調，能夠和讀者共鳴辯難，也同時反映了這壯闊雄渾、瑰麗細膩的金

庸世界是多麼豐富，多麼的『別有繫人心處』。」

基於此，本出版社與台灣遠流出版公司攜手合作策劃出版《金庸研究系列》叢書，以滿足廣大愛好金庸作品的讀者的需要。

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日

目錄

《金庸研究》總序

潘耀明

上篇 險惡江湖

- | | | |
|---|------|----|
| 1 | 貪婪無度 | 2 |
| 2 | 虛情假意 | 11 |
| 3 | 見死不救 | 16 |
| 4 | 佈陷阱 | 19 |
| 5 | 弄是非 | 33 |
| 6 | 欺罔視聽 | 37 |
| 7 | 大吹法螺 | 53 |
| 8 | 利誘 | 69 |

9 要脅

10 嫁禍

11 落毒

12 滅跡

13 自宮與變態

14 妓院與皇宮

15 官場現形記

16 魚肉人民的權力

下篇 游刃江湖

1 學《三國》

2 避禍害

3 顧面子

4 溜須拍馬

5	說謊的訣竅	192
6	騙取信任	195
7	用人之道	201
8	脫身大法	216
9	察奸術	224
10	激將法	235
11	調虎離山	243
12	長線釣魚	248
13	擒賊先擒王	251
14	攻心爲上	254
15	堅壁清野	262
16	水的用途	264
17	運用常識	266
18	一報還一報	272
19	武俠的出路和末路	280

上篇 險惡江湖

1 貪婪無度

……玉如意向他拋個媚眼，撥動琵琶，彈了起來，這次彈的曲調卻是輕快跳蕩，俏皮諧謔，珠飛玉鳴，章節繁富。乾隆聽得琵琶先喝了彩，聽她唱道：

「終日奔忙只為飢，才得有食又思衣。置下綾羅身上穿，抬頭卻嫌房屋低。蓋了高樓並大廈，床前缺少美貌妻。嬌妻美妾都娶下，忽慮出門沒馬騎。買得高頭金鞍馬，馬前馬後少跟隨。招了家人數十個，有錢沒勢被人欺。時來運到做知縣，抱怨官小職位卑。做過尚書升閣老，朝思暮想要登基……」

乾隆一直笑吟吟的聽着，只覺曲詞甚是有趣，但當聽到「朝思暮想要登基」那一句，不由得臉上微微變色，只聽玉如意繼續唱道：

「一朝南面做天子，東征西討打蠻夷。四海萬國都降服，想和神仙下象棋。洞賓陪他把棋下，吩咐快做上天梯。上天梯子未做起，閻王發牌鬼來催。若非此人大限到，升到天上還嫌低，玉皇大帝讓他做，定嫌天宮不華麗。」

陳家洛哈哈大笑。乾隆卻越聽臉色越是不善……玉如意一曲唱罷，緩緩擱下琵琶，笑道：「這曲是取笑窮漢的，東方老爺和陸公子都是富貴人，高樓大廈，嬌妻美妾都有了，自不會去想它。」（《書劍恩仇錄》）

這首歌，極盡諷刺那些貪心不足的人，但未了金庸又借玉如意之口，說：「這曲子是取笑窮漢的。」真可謂一語道破天機。

中國是有禁慾傳統的，孔子講「克己復禮」，孟子講「養心寡慾」，老子也講「無慾以靜，天下則百定」，墨子要求門徒「以自苦為極」，可見，諸子百家幾乎不約而同地將道德追求指向「無慾則剛」。到了宋明，更是講究「存天理，滅人慾」。包括民間，也是人人爭說「知足者常樂」、「人心不足蛇吞象」。

專制統治把「人慾」與壓制欲望的「天理」對立起來，用一整套的理論來論證它們之間的二律悖反，使中國人的日常生活長期處於一種不正常的狀態，不敢追求物質利益。所謂「爲富不仁」之論，更是使人不敢正當地去做賺錢謀利之事。正常人財富積聚的欲望受到壓抑乃至趨於消失，貪官污吏則正中下懷，以人之無慾來滿足我之貪婪，統治者在別人無慾的環境中，位置不是也能坐得更牢嗎？

旭烈兀在巴格達城中，見到大教主哈里發的宮殿華美之極，一座又高又大的藏寶塔中珍寶堆積如山，感到十分驚異，把哈里發叫來，說道：「你積聚了這麼許多金銀財寶，到底用來做什麼？你為什麼不把財寶分給部屬，叫他們為你出力死戰，保住你的性命和巴格達？」哈里發不知道怎樣回答才是。旭烈兀道：「你既然這樣喜歡財寶，這許多財寶我就都還給你。」於是把哈里發關在藏寶塔裏，不給他飲食，對他說：「這些財寶都是你的，你要吃便吃好了，沒有人來干涉。」

哈里發對着滿塔的金銀財物，但寶石珍珠是不能當飯吃的，困頓了七日就死了。（《射鵰英雄傳》）

人活在世上，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追求快樂。快樂有精神和物質兩類。從精神上說，有的人以別人的快樂作為自己的快樂，有的人以別人的痛苦作為自己的快樂；有的人以求證真理作為快樂，有的人以無所事事作為快樂；有的人以獲得尊重作為快樂，有的人以享受孤獨作為快樂。從物質上來說，有人求財，有人求色；有人求肉慾享受，有人求縱情山水……無論是精神上還是物質上的追求，都是要求得到一種滿足。文明的作用在於為人們設立一個正面，指出一個負面，並引導人們走向正面，背離負面。所謂正面和負面的界定，雖不免因時代的不同而有差別，但其基本宗旨是不變的：即以利多數人為正面，以損多數人為負面。

目的本身並不害人，人各有志，不可強求，但為達到目的而採取的手段千差萬別，理應受到社會的約束。

財物作為某些人生活中追求的目標，是合乎人性且無可指責的，有的人天性就是愛財，他並不要求將每一份財物都換回別的什麼物品，他只要能經常看到自己的財產，想像它們拿出去可以有多麼巨大的威力，感覺到它們是屬於自己所有的，他心裏就安寧，就舒服。這和學者們佔有圖書，收藏家收集古董和郵票之類，沒有太大區別。任何欲望的追求，如果納入正常的渠道，它就應該是合理的。問題在於，

大家都處於追求，競爭之中，就免不了爾虞我詐，損人利己。這樣一來，它就難免遭人指責，遭人唾棄。

大教主哈里發堆積如山的金銀財寶，當然不可能是自己的勞動所得，強將它們據為己有，必然損害絕大多數人的利益，眾叛親離也就成了必然結果，最終導致國破家亡，身死寶塔。

《呂氏春秋·卷十五》記載了一個一模一樣的故事：齊國與燕國作戰，軍中供養不豐，達子要求齊王犒賞軍士，以鼓舞士氣，齊王捨不得自己庫中的財寶，沒有答應。軍士們見齊王守財如斯，都不願出力死戰，結果齊軍大敗，達子戰死，齊王也逃到外地，金銀財寶一點也帶不走，古人稱其為「貪小利以失大利者也」。

還有一個故事記載在《舊五代史》，後唐莊宗李存勳的皇后劉氏，出身微寒，尤愛斂財，每年國家的財政收入，她總是一半給國庫，一半留下給自己。國庫消耗大，常常連軍餉都發不出，後宮中的財物卻堆得像山一樣。同光三年，災荒嚴重，軍士們怨聲載道，文武百官請求將內庫的錢先借出來發餉，莊宗答應了，劉皇后堅決不肯，她拿出自己的梳妝器物，又把三個兒子抱出來，對宰相撒潑說：「宮中就剩下這些東西，請你拿去賣掉作軍餉吧！」嚇得文武百官連連告退。同光四年，李

嗣源兵變，莊宗衆叛親離，竟被作亂的伶人射死，劉皇后只帶走兩包珠寶，跑到太原當尼姑，後來還是被殺了。

（俞岱巖）道：「你除了以此刀去換海沙派的獨門解藥，再無別法。」那老者哭道：「可是我捨不得啊，我捨不得啊。」這神態在可怖之中帶着三分滑稽。

俞岱巖想笑，卻笑不出來，隔了一會，說道：「武學之士，全憑本身功夫克敵制勝，仗義行道，顯名聲於天下後世。寶刀寶劍只是身外之物，得不足喜，失不足悲，老丈何必為此煩惱？」（《倚天屠龍記》）

金庸對貪婪的諷刺，幾達深入骨髓的地步。

這位名叫海東青的老者，只因耳聞「武林至尊、寶刀屠龍」之語，居然不顧一切要奪取屠龍寶刀，其實對屠龍刀的具體用途諸項，一點也不知道。他千辛萬苦終於得來這把寶刀，不僅未能「號令天下，莫敢不從」，反而被別人追殺得無處藏身，如今身中海沙派的毒鹽，命在旦夕，還將寶刀牢牢抱住。這很容易讓人想起一